

第二十二卷

宋帝熈

宋帝昺

端宗

第二十三卷

元紀

世祖

凡五年  
乙亥至己卯

凡十五年  
庚辰至甲午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

後學 餘抗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乙亥宋帝熈德祐元年 凡五年

帝熈德祐元年 春正月葬永紹陵

**發明**

大書德祐何紹帝熈於高宗也是時宋祚奄奄垂絕不斷如綫而猶大書其年者存正統也帝熈度宗親子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自揭德祐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正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亥乙

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胡慶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開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發明**

書不受命惡無君也書以江州叛降元罪悖逆也呂氏父子世受宋恩不能為君死節而乃相

繼降讐故書叛以正其不赦之罪雖然值呂文煥初叛而父子兄弟猶在宋也苟能按罪行辟誅夷三族以絕後患可也顧乃姑息隱忍釀成今日之亂則宋帝安能無過哉觀綱目之所書則討賊之旨嚴而垂戒之意深矣

###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

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使為城

**發明**

元自鐵木真以來其君臣卒皆書死以其起於沙漠憑陵諸夏故深貶之也自窩闊台以來其

君臣卒皆書卒以其據有中土漸染華風故漸進之也劉整亦元之臣子獨書死何原情定罪也整乃宋室之臣衣冠之俗叛國而降讐背華而即虜君父於元苟焉無耻抑且率夷狄以戕中國引禽獸而攻父母所謂彞倫天理為之掃地矣安可等於中國士大夫之列乎然曷為書爵特書元爵正所以見其罪也是故蔡京秦檜湯思退丁大全以誤國而書死劉豫劉整以叛逆而書死此可見綱目誅亂討逆雖至於易世而畧無少恕則其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厥旨嚴哉是皆王道之權衡微君子莫能修之

###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又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  
禾發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  
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兩浙大都督  
夏倚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廣義**

元者何其多也而伏節死義之臣抑何其少邪  
謂歎雖然宋臣之降于元者厥罪固不可勝誅然其

所以降者多由賈賊之所致者也傳曰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碎則為天下僂矣信哉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  
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  
艦相銜百有餘里命宰院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  
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  
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  
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  
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口出一  
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發明**

當襄樊危迫之際似道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劉  
整既死始出師拒虜次于蕪湖大書于冊若足

以示勤王之舉然亦卒未聞有征討之實是特張大  
虛聲而已綱目於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比事觀  
之其義自見與晉書丞相睿出師露次義同

**廣義**

分註云似道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  
矣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  
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上海  
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  
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  
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其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  
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  
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

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  
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似道自蕪湖遣還元倅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  
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  
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  
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反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  
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報京亦還  
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反歸報京亦還

### 發明

似道之出師精兵十三萬金帛百餘萬糧兵非不  
多財非不廣便當臨江決戰同死社稷若夫成  
功則天也夫何出師蕪湖未聞接戰乃復遣使請和  
讐虜蓋由小人之心既無折衝之才又無禦侮之策  
不過張大虛聲聳人觀聽耳似道前一出師乞和象  
古周奏大捷以饒祭利此復請盟以蹈前轍苟使元  
人許和似道必仍稱得勝誇耀而還自此而加九錫  
自此而假黃鉞宋之江南即似道之江南矣此何異  
齊人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歸而以驕其妻妾者  
乎元既不許息兵吾想似道之心惴惴然欲還則懼

人議已欲戰則畏虜殺身和戰二事蓋將交戰于  
中而卒無定主矣未幾貴師江上竄身揚州宋事自  
是已去而似道之罪可勝誅哉大抵小人之長策不  
過如此在世主不當假之以權焉爾據事直書深貶  
也之

### 廣義

賈賊前以議和為望今又以請和為辭雖搖  
尾乞憐無益也賈賊誤宋至此深可悲矣

### 以番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乘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  
卯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玉河都統張林  
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  
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  
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  
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  
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  
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  
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

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  
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  
制謚文節雍氏  
贈順義夫人

**發明**

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邠發知事難成從容  
就死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  
萃于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  
成仁之訓矣故以全節予之

**廣義**

邠發權守之邊臣張林都統之大帥邠發以死  
節予之張林以降虜誌之其人之賢否有如此  
夫

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  
是詔封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  
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  
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王聞訃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  
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  
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  
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  
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  
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  
疑下無怨人以此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復賈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

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  
之丁家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  
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  
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闕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  
檝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  
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  
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  
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遠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道矢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艦簸蕩乍作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倚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慢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發明**

兵凶戰危古人所謹朱子曰用帥之道利於得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似道邀功吝賞久失士心而虎臣夏貴輕儇浮薄且又不協今以禦侮之師而無統又自潰為文若第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

曰衆軍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三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宋之不亡其可得乎意似道身都將相奉命出師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不能委身捍敵而乃單舸逃奔其罪甚矣宋所任之人既如此所行之事又如彼祖宗三百年社稷壞於小人之手哀哉故特書奔以著其罪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欵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物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發明**

震知饒州城陷而死固其分也萬里雖為宰相謝事既久亦同死節不亦過乎雖然魯子居於武城有齊寇則先去以為民望子思居於衛有越寇或曰寇至易去諸曰如後去君誰與守師實不與臣同耳萬里雖已致政亦嘗為相朝廷又非師實之比君臣之義不以用舍而易節故萬里之死亦其分之宜也死得其所故皆以全節予之

**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逃**

潛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趙潛既為留守當與城為存亡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私竊金帛棄城奔走而效匹夫之行道逃苟免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煇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煇請堅

學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發明**

書上書請遷都本無貶詞然既書似道出師則見其親將大兵脅遷天子明矣下書王煇去位則見煇力諫勿遷不允而即日去位之意耳夫遷國大事必臣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今似道中兵近畿迫脅乘輿乃以遷都為書殆與董卓逼遷長安朱全忠表請遷都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宋室至是其亦無如之何也已哀哉

**廣義**

賈賊上表遷都義固不容誅矣其書王煇去位也平時則居之以饗富貴臨難則去之以圖苟免若王煇者其小人乎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  
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歎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無凡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廣義**

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生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蔽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物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風勁草不其諒哉向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雖然忠臣為國皆出於天理比彛之不可泯焉在其君之知與不知者哉故信國公有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斯言也豈暇計成敗利鈍哉惟盡其忠誠而已吁

為君而使臣言如此哀哉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發明**

是時胡羯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臣不能辭其責矣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一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矣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目詳書于策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徇國之勸也其重訓大矣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

事倪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道病元主勅尚書近侍迎勞至燕卒諡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

宗道後亦至  
國子祭酒

###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人竄謫

### 發明

嘗觀宋之秦養似道已經三朝爵非不優恩非不溥然而仁賢日亡境土日蹙外患日深邊事日急語其相業則楊國忠之流也論其狡詐則李林甫之類也言其酷暴則來俊臣之輩也竊又譬之獸焉牛司耕犬司守皆受人之秦養而有耕守之勞以報效似道荷國厚恩弗克補報反行舛政以蠹之則其不逮牛犬可知矣有臣如此不疾加誅而乃僅免其官何其謬哉故綱目特書有罪以深貶之

### 廣義

觀分註太皇太后之言似道若無罪者而大書曰有罪者何正天討也書有罪免者何失討賊也

### 右丞相章鑑遁

鑑開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 發明

書遁何譏鑑也鑑為宋右相不能同死君難却亦多矣豈臨難苟免之義哉吁

### 廣義

宰相與君一體而已死生以之未有股肱失而邪若鑑者小人之志見也奚可負乘相位哉書曰遁者者其醜行也

###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爭自為表起居

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腕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發明**

凡卒于軍嘉死事也立信忠宋之心始終不渝見忤似道廢棄既久一聞詔赴欣然就道事不

可為扼吭而死豈非盡忠厥位者乎故綱目其官而書卒于軍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廣義**

賈似道姦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之魁忠臣不用姦臣是崇惜哉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

未必如是之顛倒而國事決不至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于王事也何其光明

俊偉之至哉

### 元博羅權入漣海州

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推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發明**

是時國步艱難天下鼎沸宋之臣子正宜痛心疾首不遑寧處之秋也縱使韓震有罪亦當揚于王

庭鳴鼓攻之然後合義况無罪可殺而積疑以殺之者乎噫殺一韓震以不非似道之黨然其妬功疾能之心特與似道其間不能以寸耳尚可以遂非文過哉斥名書殺宜中雖欲辭罪不可得矣

###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

伯頰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羅惟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頰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際以城降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以王倫陳宜中為左右丞相金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倫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奔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

###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待目為滿朝歡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奔治其黨與詔刺配竄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度劉良貴陳伯大董傑等

### 發明

值天造草昧之時正錄功黜過之際故易曰君子以遇惡揚善順天休命吳潛向士璧皆忠於宋室而為賈似道之陷固宜追復其官翁應龍之輩皆同惡相濟而為似道之輔法宜貶竄其黨今而一褒之一貶之則其賞善罰惡豈不

### 廣義

賈賊之誤宋腹心之癰疽也四體被其憔悴久矣今以陳過庭等之請而治之譬則愈癰疽之甚而欲決去之也癰疽既去而身亦隨墮果何益哉日然則何為而可治其初而已

###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與鑑道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

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

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發明**

辰自開闢以來未嘗不具此常理者至有日月星

薄蝕三辰失行此固乖氣致異亦反常理道耳至若春秋有書星隕如雨者矣綱目有書星辰如織者矣然未聞有書二星闕于中天者今當宋季而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則其反常特又甚矣意者二星乃宋元之君闕于中天乃爭衡之象一星隕則宋亡之兆決耳變不虛生信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

州

**發明**

觀呂氏之負國亦已甚矣前書文煥以襄陽叛降又書師夔以江州叛降此書文福叛入江州

則一門之悖逆多矣是時朝廷危迫未聞入援迨夫趣之入衛而乃殺使叛降其欺罔無君滔天之罪可勝言哉故直書叛以著其不赦之罪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宮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覈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發明**

是時元兵漸迫臨安戒嚴此正主憂臣辱之秋  
宋庭諸臣當思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身與國為存亡心與君為生死豈有  
享爵祿於承平畏危難於離亂乎意此固人心天命  
之本然在臣子當思大義不可以安危而易節也棄  
位而遁豈禮也哉故上書臨安戒嚴而下書棄位而  
遁則其臨難苟免之意昭然可見矣

**廣義**

嗚呼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既仕而事其君  
猶女既嫁而事其夫也女背其夫尚干于政况  
乎為之臣者而棄其君邪平時則饗富貴以榮身臨  
難則圖偷生以苟免此皆狗彘不若罪固不容誅者  
也噫此徒之罪固不容誅然而致此徒之無行者  
有由矣使南宋之君足以網維乎臣則邪佞者變為  
忠直諛諛者變為骨鯁凡食君之祿者皆願指而氣  
使雖貪饕如黃潛善者不足慮儉邪如史嵩之者不  
足憂何忌乎秦捨何憚乎作胃何畏乎售奸之賈似  
道乎惟其國無賢君百邪交進是以一敗塗地而不  
可收拾矣雖然臣下煥散固由乎國之無  
君而國之所以無君由天也由乎人哉

元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  
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  
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  
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  
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  
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  
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  
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  
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廣義**

或曰昔者張宣殺速不罕今也張濡殺廉希賢  
夫速不罕假道之時蒙古與宋未有可乘之釁而張  
宣殺不罕有以塔之也今此之時元得天下什有八  
九南宋僻處臨安圍場中之一鹿耳其能免於元人  
之獵網乎假使濡不殺其使者又奚能保南宋之不  
亡乎殺亦亡不殺亦亡殺之聊以舒一時之憤耳彼  
張宣張濡殺虜使雖同而其實有不同者此也議者

不可執  
一論云

###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蓋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

### 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康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鄂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

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平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發明**

元禩孫孤獨夏滅獲所耻乃欲自比周武禩孫高達共守江陵不能為宋攘狄恢復乃反以城降虜是皆宋之罪人也直書于冊蓋亦深誅之爾

###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

### 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 元阿朮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

### 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

戰時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  
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  
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敗績阿朮  
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  
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  
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  
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  
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  
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  
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有才拔矢揮刀  
而前元軍碎易不敢逼遂以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賜務州處  
士何基王栢贈諡

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一入而后  
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揚棟相  
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年三十始知為學  
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

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四書及燕洛開闢之  
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發明**是時宋瀕危亡自救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

日此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於區區亡國  
之頃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顧不信哉綱  
目特揭而書之蓋予之

也或以為譏則過矣秋而不失待賢之  
**廣義**實於國祚顛沛之秋而美益可見矣

以張珏為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九子真淮東兵馬韓轄阮克已各將兵入  
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  
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  
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  
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  
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朔日食既書晦如夜

**發明**

天地晦冥日月薄蝕此誠天地之大變也若胡

變象形焉蓋日為陽而夜為陰中國為陽而夷狄為  
陰日食而既書晦如夜則是陽化為陰中國而化為  
夷狄宋亡之徵也故特謹而書之以見天道之不誣  
欲使後之人君知所恐懼而不敢從逸云爾夫豈無  
故而綱目  
書之哉

**廣義**

大書日食既者亡宋之徵  
也天戒昭然可畏也哉

○成都安撫使咎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  
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  
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  
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  
川行樞  
密院事

**發明**

萬壽降元初非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義  
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如漢書黃

權叛降魏  
其義亦然

以王煥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萬壽為左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煥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煥宜中皆請  
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此求開也乃以  
煥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  
並相煥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  
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  
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

山下世傑敗績奔圍山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  
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

死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  
發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  
繼以火矢蓬牆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  
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  
軍奔還常州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  
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廣義**

昔韓世忠敗於兀木之火矢即此地也世傑復  
蹈其覆轍則將畧非其所長蓋可知矣日然則  
何為而可曰不禁  
發礙庶乎其可也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  
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  
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  
揚不還王煥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留  
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開城不納王煥復  
言于太后曰本朝推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播紳  
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仰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  
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

率衆為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  
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傑與  
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  
似道僥詐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  
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  
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  
兵專利霍民滔天之罪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  
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  
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  
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  
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  
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  
虎臣至悉屏去徹轎蓋暴行秋一日中令昇轎夫唱抗州  
歌譏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何吳  
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  
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  
見于客邸李賦詞贈  
之似道俯首謝焉

**廣義**

賈賊上疏搖尾乞憐其小人之重而距人于千里之  
但太皇太后不念宗社之重而距人于千里之

外不置賈賊於憲典則亦不得為趙家之  
孝婦矣故綱目書曰放者譏失討賊也

###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燭為醴泉觀使召宜 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燭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  
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  
于焦山燭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  
指授臣不得而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  
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  
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  
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  
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  
權其畧以私恩為趙潛與監皆棄城道宜中乃借使過之  
說以報私恩今孤禦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  
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  
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  
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弟令集議  
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

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  
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  
決不關白燭或謂京學之論實燭啖之書上宜中徑去  
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  
曰給舍之奏謂燭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燭近奏乞免平  
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燭平章軍國重事以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燭清脩剛勁  
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  
惜之士論

### 發明

嘗觀宜中於理宗朝上書救董槐劾丁大全時  
入以君子目之獨至於當國一事改節易行浸

不克終何也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宜中之救董私  
勅大全乃為大學諸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能執

中論之迨至自為多不盡善誠孟子曰子謂蚺鼯則  
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今與王燭議論不合以

去要君及其罷燭乃復入相其於似  
道之行何異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 廣義

嗚呼南宋此時若人遘寒疾而不汗其昏曠孰  
甚焉雖使中庸之圭當國亦無救於敗亡之禍

元軍圍重慶府

况婦人之幹盡預政哉故於王煥君子則棄之於  
宜中 小人則召之用舍顛倒措置乖方不亡何待  
咎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  
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元以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  
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  
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  
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責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  
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發明** 書夏貴不奉詔罪跋扈也且夏貴久蓄無君之  
心遂以爵加之無乃失之不審乎夏貴總統強  
兵專制外閩天子遣之禦元對不肯行則固已不臣  
甚矣至是陰益邪謀遂逆王命非反而何筆書之

蓋亦推原其實耳夫以小人職在於供販繒之役  
今乃擅兵自恣一至於此則以軍權在其掌握故也  
有國家者尚鑒茲哉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  
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  
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  
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福州益江東  
而建閩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於揚州責長  
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  
乃足以抗敵約日奔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  
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廣義** 信國公之謀畧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  
識信為禦敵之上策也議者反為迂闊而不報

宋事不可為矣

### 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潘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元兵陷秦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

勇總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 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 廣義

宜中知事勢之不可為遂托以親故而力辭其置家事于度外為國死難可也今乃力辭至於不得已而赴召其設心以為何如也君子於宜中乎何誅

###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將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陳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館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狗

###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難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巷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廝上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似道欺君誤國擢髮難數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曷為書殺考之劉刻氏所輯續通鑑皆以伏誅為文持論頗正然綱目獨以殺書母乃不近人情乎曰非也綱目原於人心而

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似道罪重死有餘辜蓋當時劾之者衆而朝廷不欲加誅屢為貶竄冀欲全終則夫在朝廷耳虎臣既為監押不得擅誅似道苟欲行辟則當上告天子下告臣民請誅而後誅之則討賊之義正也况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挾讐以殺之又非純於討賊之比故不以討賊之義予之若不辨是否際書伏誅則豈好惡之正乎故特變文而書殺不以討賊之義予虎臣也嗚呼虎臣之徒懷挾私心以殺似道遂使姦宄之流不得正名定罪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狗名責實正是非於未正之後此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似道大臣而削其官虎臣庶職而著其銜綱目之意深矣

### 元阿木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著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彎頭遂議深入

### 陳合免

坐匿廖瑩中家貨故也

### 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兵為三道阿刺罕與魯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溇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伯顏及阿荅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琳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王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 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元

### 將阿刺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

阿刺罕破銀樹東霸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

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淮蔡之子也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死之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于安之佑午日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倂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叔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訔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發明**

君臣天地之大義忠節君子之良能自胡羯交

賊不血刃而據有江南苟或攻一城而一城不下畧一也而一地不降縱使虜有強兵勁卒亦不能半載而遽為深入也上書密佑戰于撫州死之蓋表表者陳炤王安節相繼戰死則獨於衆人之中蓋表表者耳故皆以全節予之胡元以賂錫之虜公行猾夏篡奪宋祚人皆得而攘之况密佑等雖微要是宋之臣子發憤死守縱使不克而亡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虜之人綱目正色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

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猶榮也  
嗚呼死節如此逆節者豈有容足之地也哉

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  
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  
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  
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  
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遂改知信州

###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  
尚書冬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  
萬人天文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  
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  
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

止濡既遁後為庶  
希賢之子所殺

### 發明

張濡亦可謂見義不為者矣遁者匹夫輕身之  
事以大將而效匹夫之行棄城奔走不亦賤乎  
故直書遁以著  
其苟免之罪

### 廣義

觀分註載文張二公之議得矣然而失此機者  
宜中沮撓之也嗚呼前有似道後有宜中欲求  
宋之不亡難矣若夫張濡前既殺庶希賢矣今也合  
當死難夫何逃遁而見殺其用志不亦差別矣乎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詔許

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遣工

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  
心群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  
差遣士人覬覦恩列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庶  
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



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我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反借

**廣義**

宜中請平之計乃賈賊之遺姦剩弱也譬猶垂死之人而求生於旦夕何益之有雖然伯顏論

宋國之得失謂非其見之明可乎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封呂文德

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觀成和議

**廣義**

文煥文德之弟也文煥之叛宋正姦臣得志之秋雖封文德為帝亦不能變其心也無乃不智

之甚乎若然則不若不籍文煥之家為愈焉

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不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反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勸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章表改命京局官劉衰然為之岳等至高郵韓康莊為稽聳所殺

**發明**

宋室雖微帝有江左是時河洛腥羶江淮臊羯獨區區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今而不能自強

求和夷狄前書遣柳岳如元請平則雖屈辱猶或自幾此書復遣柳岳如元求封則足上首下而冠履倒置矣安有臣附醜虜稟其正朔者尚可以君天下哉既而岳至高郵為民所殺則民之不欲屈辱又可見

矣噫宋氏立國頗為近古其所病者委靡不振而弗克自強焉耳特書于冊深惜之也

**廣義**

似道之後有宜中則知宋厦之顛不復可支矣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累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卒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即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發明**

萬石宋之文臣米立宋之武將今而萬石叛降米立不屈者由其心有邪正故其事有忠不忠之異耳立乃武人目不知書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逆順之理決矣萬石寧不深有所愧哉故綱目於萬石則以悖逆貶之於米立則以全節予之由是予奪之旨嚴而亂臣賊子無所措

子丙

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

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

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希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手足爾呼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决淠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處死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希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揚震赴園池死希坐熊湘閣召帳下沲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希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德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

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表連衡永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魯如驥亦不

**發明**

李芾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

忠義獎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射一特之利屈不撓之節者可以少知愧耻矣故特以全節予之

陳文龍黃鏞道○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楫參知

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廣義**

分註云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蓋皆道也嗚呼食君之祿不能死君之事而逃之尚可為國而至於此可悲也哉易曰節其家窺其戶聞其

無人此之謂歟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芟舍牌上不歸旣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日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急赴水死

**發明**

欲知天命之去留當觀人心之向背昔者太王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此可見太王素得民心民心之所從天命之所在也今宋諸關之兵無故皆潰蓋由

民心既失易於恐動則天命亦隨之而去耳安有守備之軍一旦潰散國之不亡豈不難哉是故有天下國家者要當保民為本不可渙散人心故又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 遣監察御史劉邑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恚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

**發明**

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於滕宋小國猶以是勉之况宋室雖弱提封萬里又非滕宋之比身為自畫之若是耶以中國而奉表於夷狄以天子而稱臣於醜虜則是庶耻道喪而天地為之晦冥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縱雖不義而盡得天下亦為可耻况徒為屈辱而無益於事者前書求封猶為宋諱此書稱臣則甚恥之雖欲曲為隱諱亦不可得矣吁

**廣義**

觀分註所載則先正胡氏之言驗矣

常楙道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道○進封吉王  
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召留嘉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

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廣義**

昔者邢遷依齊許遷依楚周之東遷有晉焉依是以紀律為之再張死灰為之復然若頭木之

有曳藥綿延不至於遷絕者有所依故也今其宋也如倦飛之翼無枝可依網羅之厄萬不可免果何遷之有哉向使宜中於獨松關破之時不沮文天祥張世傑之謀則宋人之國猶或可為不則亦不失君死社稷臣死于君之義耳當時為之一快豈不快哉今宜中所謂遷都者其即賈賊偷生旦夕狐鼠之見也名曰遷都無都可遷航海而已嗚呼姦臣誤國卒不可救如此然則有天下者不可不嚴邪正之辨

**元伯顏軍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

**中夜遁**

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皋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

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及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發明**

書奉璽以降議不守也春秋凡國滅君死則止或出奔或降于師則皆不能死於其位之罪或以歸法不同之意而亦綱目之所本也宋氏失馭勇寇滔天四方無勤王之象京邑無守禦之資太右勢窮力

屈身為降勇然辱亦甚矣宋祚不競而社稷壞於一婦人之手悲夫綱目據事直書雖欲曲為隱諱不可得也然則強暴橫逆者獨無罪乎滅人家國奪人土地毀人宗廟其罪固無待於貶黜而後見况夷狄亂

華又匪其他滅國者之此書之于冊亦以著非常之變哀中國之不幸而已當時無一死節之臣者陳宜

中用事大臣危不能持顛不能扶而乃接踵宵奔可愧之甚故書遁以罪其苟免伯顏直書軍皋亭山如

入無人之境又以見宋室之虛弱如此可勝歎哉吁

**廣義**

分註載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

恥於降也陳宜中白太后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

其意實欲饗富貴而其於降也不然是何應奎既行

而是夜即遁矣或曰宜中之逃志恢復也觀其慟哭于帝座奉帝于福州無非其志也子何咎之深耶曰江心寺之慟哭奉益王於福州正所以贖此逃之罪耳且文天祥張世傑等忠貫日月動與掣肘厥後不能死國而脫身占城則其平生之志可見矣曰其論得衆賢之助所以勇於為善此自是一等人品及其諂似道以為鼯鼠之晉未嘗聞一善政則固與前之人品異矣豈可因人之一善而始終許其善因人之一惡而終始論其惡故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昔者周穆王為天子命伯冏曰未弼乃后于爰憲何此心之肅恭收斂耶厥後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何此心之放僻邪侈耶前後一穆王也何始善而終惡耶此可見人心擇舍之無常惟聖賢不坐于此宜中豈能免乎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卜鹿說世傑降世傑以鹿來從已自

###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殲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揚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而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此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

古台峻都館伴羈縻之

###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揚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元呂師

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矢盡而敗  
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

**發明**

是時王室傾危舉國降虜而名義尚在枋得獨  
一書生而能率兵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然  
綱目直書之物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讐虜固非貪  
忿私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有安猶為深耻  
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  
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

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作兀台范文虎  
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  
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鵬  
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  
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  
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街北

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  
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  
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  
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

**發明**

上書日中有黑子下書伯顏遣人入臨安此可  
見天變之於人為有不可得而泯沒者觀諸天  
道驗諸人事則史之紀事不為空言綱目書之不為  
無證矣嗚呼宋室不競而使醜虜擅入京都汚闕宮  
闕封府庫收圖籍若固有之殊無阻抑則宋誠可謂  
無人之國矣安有敵人深入從容進退烏足以與論  
自強之道哉故直  
書于冊以深貶之

**廣義**

天人一理元興宋亡其戒昭  
矣孰謂天人之相去遠邈哉

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昂同簽書樞密院事與

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克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兇狡殘忍屈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  
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發明**

春秋之法道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是時虜寇矣為謝堂計者下令中國大伸敬備立儲君以固守親號召於天下謀禦敵之策苟不能然亦當將命至元責以大義死生以之則不辱君命矣不此之顧棄王命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夷狄之是懼則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以罪之如春秋書陳侯逃歸義同

###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貴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

###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發明**

浙潮不至何以書記異也浙潮日至乃理之常未有三日不至者三日不至此所以為異也是時元軍駐于江沙杭人幸其潮至而潮汐三日不至殆非天意乎前書諸關兵皆潰可見人心之已去此書浙潮三日不至可見天命之已亡立國者在乎人心天命今二者既失則宋人亦不可有其國矣雖然宋人不能倡義以珍狂虜而乃區區幸江潮以珍之嗚呼亦未矣潮既不至將何所施也哉

**廣義**

上天亡喪之意何若是之顯哉前書日中有黑子此書浙江潮三日不至其可怪也夫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

### 遂走温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阿水屯淮南東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  
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  
若行都軍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  
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  
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  
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  
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譯  
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  
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發明**

夏貴之仕宋為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則其  
官非卑而祿非薄貴既降元不過為淮西安撫  
使較之宋職不遠遂甚然何苦偷生而甘為悖逆之  
賊乎洪福貴之家僅從貴積勞得知鎮巢主乃叛逆  
而僕乃死節於貴之心獨如何哉噫貴福  
之逆順明矣綱目之于奪嚴矣其有微矣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  
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  
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  
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  
谷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觀  
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  
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獻度  
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揚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  
三學生等皆行大學士徐應  
德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發明**

嗚呼宋室服為臣虜至是益甚矣以者言能左  
右之易詞也考之分注元索宮女而赴水死者

以百數蓋婦人女子尚知臣虜之為耻其於自溺而  
不顧况帝及太后皆天下之父母而反欣然就道恬  
無愧色泣而拜謝此何禮乎用是而觀則帝及太后  
誠宮人之不若矣來自徽欽不死社稷而後世子孫

每相效尤豈非流風餘韻之尚存哉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罪自見

###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杆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開之門外以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捕文丞相甚急衆相

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表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游金應以去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登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 廣義

書曰亡者以見其智於脫身也書曰遂者以見其忠於君父也忠智兩盡非信國公其孰能之哉

### 元以阿剌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峻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已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遣二王

### 閩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

### 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恪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發明** 書奉何尊詞也宜中等書奉益王則與自起兵者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有書與復者書與復特筆也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猶不可泯而中國之統緒亦不遽絕也雖未能興復而必書與復者

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狗國之勸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宜中非召則不來也使其急於君父而自來則當書曰陳宜中至自清澳如書文天祥至自溫州例

###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發明** 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朱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地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奮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遥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

氏為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亦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陞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發明**

書即位何正統也故元皆并名書王立后太子皆不書皇既以殊之於正統也直書益王即位福州所以明宋氏猶未絕其惓惓於中國而內夏外夷之意深矣此固綱目言外之意

進封廣王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

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

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

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使趙潛招諭使

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與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

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發明**

前此陳宜中等奉益王皆書起兵以見討賊之意然綱目必予之者宜中等依阻山林聚衆起

義為人臣狗國之勸故也至是特書詔出師其名義又正是以綱目大書詔江西制置使趙潛等分道出

師興復帝室然後人臣之憤可伸中國之義正矣此皆綱目之特筆有非常史所可彷彿也與漢書宗室

劉續起兵春陵興復帝室同意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

劉黼卒。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  
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  
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  
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  
國公凡家貨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  
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  
文士而輕武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  
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  
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癸明**

其曰德祐帝何別今帝也考之前史皆以降封  
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曰廢者不予夷狄之封中  
國也然綱目凡臣之篡國皆書其廢其主而自立如  
宋太祖廢周主之類是也元乃夷狄為以中國篡  
國例書貴華賤夷所以貶其同於中國之臣妾也其  
正名定分之意嚴矣嗚呼中國不競而為夷狄所制  
天子受辱社稷為墟悲夫嘗觀宋徽宗藉女真之兵  
以滅遼卒為女真所侮理宗資蒙古之力以滅金卒  
為蒙古所亡兩宋之君前後一轍然則夷狄果可與  
之共功哉綱目於此正色書之所以譏華夷之辨嚴

內外之防也後世有資異類  
以利己者當以是為龜鑑矣

**唐義**

元之世祖夷狄之主也宋之端宗中國帝王也  
首尾倒懸莫此為甚閱史至此寧不為之浩歎

**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

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  
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又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  
亦悉心贊之旋以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  
居潮州

**發明**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值國家屯難之時正  
君子經綸之日三大臣當協心輔政期底於  
治一將帥當併力恢復用底於平豈有自相矛盾  
而可以為治乎是時陳宜中當國凡事專決因與秀

夫議事不合遂使言者劾之而罷噫斯時何時而可  
如賢疾能乎然則宜中之罪不能逃矣故書罷而不  
去其官義  
自見矣

### 元將唆都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  
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  
月復陷婺州衢州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  
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發明**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  
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不為  
所不辟也夢炎為理宗朝之狀元為帝皇朝之宰相  
名非不正爵非不隆歷仕三朝恩非不溥國亡而死  
乃其分也既居衢州元兵攻陷縱不能身先士卒以  
拒虜獨不能舍生取義以先民而乃不顧廉耻相率  
迎降雖販屠狗之流有所不為况為狀元宰相獨  
不有玷於縉紳乎由其良心既喪流於禽獸故不思  
耻辱而率意為之耳安有身任宰相服為臣虜尚可  
以人名哉然何以不去其官具官正所以見其罪也

何以不書叛曰降即所以見其叛也此  
綱目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 六月元軍入廣州

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  
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狗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  
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千石門  
性道不戰後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  
授以官俊獨  
不受被害

###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俱敗走

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  
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罷國秀引還  
兵亦敗  
請元軍降

###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  
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

州取  
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又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惟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容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倦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之

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楊民聞者莫不泣下

**發明**

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賈詔諭則斬其使幕客

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民皆奮戰殊無叛心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迨至赴召歸闕賊臣納欵兵敗被執不屈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月爭光殆與唐之張巡許遠齊名而異代耳豈不深可哀哉死得其義故皆以全節予之

**廣義**

或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造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室之不復興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忠臣為國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楊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賜泰輿尸二千為食邑

**發明**

再成之守真州宣力既久觀其告文天祥之策則恢復之計忠君之心誠矣奈何兩閩不協遂使厥志不伸城陷而死心何愧焉綱目特以全節予之所以深示其褒也

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舉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于坵零敗績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

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能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諳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出廣州

**發明**

書東莞民熊飛起兵予倡義也胡羯亂華王室傾覆苟有奮志而起其勤王家者此綱目之所予熊飛起兵會潛遂復韶廣非明於大義者曷克爾手綱目特筆起義曰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所以不沒其善而為臣子狗國之勸也多矣君子可不知所向哉後凡書起兵者例皆倣此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既方戰禦之

知雍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遇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死

**發明**

熊飛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矣前書起兵復韶廣固可見其倡義之實此書熊飛死之又可見其死節之實苟非誠於義理之勇者烏有臨難而不恐懼乎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等逆戰于瑞

安敗績死之

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知瑞安府以方洪降

**發明**

也死之何予全節也與釋宋室之肯亦能忠於

朝廷前書圍婺州元人拒之與釋乃還此書與釋等

逆戰于瑞安死之則其勤勞王事不有其身之意可

**廣義**

志當與北地王謹同一義也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揚太妃  
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  
舟相遇值天霧晦  
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  
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

**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  
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  
庚不遣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  
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  
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發明**

鳴呼宋氏至此其亡已決不絕如縷世傑諸賢

聞而航海於是浸不可為矣而壽庚姦兇不思戮力  
勤王顧乃作亂降虜其罪可勝誅乎遂使天子走潮  
間閩海道豈不深可哀哉宋室垂亡不能復故疆之  
萬一而亂臣賊子反以所有降之其惡有不可勝言  
者矣前書王積翁叛降元此書蒲壽  
庚叛降元皆所以著其不赦之罪

**趙潛棄廣州遁**

制置副使  
方興亦遁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  
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  
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  
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  
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發明**

文龍之死誠足嘉尚觀之遣使屢招而不從則  
其不惑之心可知觀之城陷被執而不屈則其  
狗義之心可見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其與夷齊之量  
又何虧乎大節是守魏乎若屹中流之砥柱其忠又  
可得而少貶哉  
書以予之宜也

張珏復瀘涪州遂敗元軍于重慶

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行標掠軍政不一  
故父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  
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  
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民馬暨死之廣西州郡皆陷

阿里海涯為書許暨為江西大都督暨不聽又請元主  
親降手詔諭之暨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  
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  
其隍城遂破暨閉內城城守又破之暨率死士巷戰以涸  
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  
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  
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  
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發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馬暨  
之守靜江雖危不懼城破巷戰被執而死然其心則  
何心哉舍生取義之心也暨知義為重而知生為輕  
故生可舍而義不可失豈不謂之大丈夫哉故特以  
全節  
予之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峻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發明**

春秋所最謹者華夷之辨故隱公及戎盟于唐會戎于唐聖人特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

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鳥可刑牲歛血要質鬼神與結誓盟噫盟戎尚以為耻况稱臣於戎耶蒙古在宋尤為桀黠理宗結以滅金及乃信其所不當信兵連禍結遺患至此故綱目於蒙古遣使請盟之事皆削不書獨前書奉表稱臣于老而此書奉表請降于元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於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再拜之辱者皆宋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宋之意為何如耶自古會盟多矣未有屈辱若是之甚者使宋之君臣而有人心則必愧死亡地矣雖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元軍分道入兩川**

元王以合丹關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食軍

**丁**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江

**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滂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

元主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發明**

吳浚叛逆之賊法所必討然分註皆以斬書綱目前書降元以正其悖逆之罪此書誅浚以正

其討罪之實苟以斬書則失其討賊之大權而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故正色書之變文曰誅然後討賊之

義正而逆順之義明矣此  
綱目原情定罪之深意也

**廣義**

大書曰文天祥誅  
吳浚者正天討也

元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揚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發明**

自王道衰異端熾佛氏流入中國忽必烈以夷狄竊據土宇故真加為所尊禮是以江南釋教皆出於其總攝遺害甚廣夫六經火於嬴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氏起於漢明後世終莫得而泯人心好尚如此世變亦可知矣書以真加總攝江南釋教謂之總攝者則是江南皆為轄之也吁可勝嘆哉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

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呂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立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

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

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零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

義正而逆順之義明矣此  
綱目原情定罪之深意也

**廣義**

大書曰文天祥誅  
吳浚者正天討也

元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上召諸將班師凡諸  
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揚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  
擾寺宇者

**發明**

自王道衰異端熾佛氏流入中國忽必烈以夷  
狄竊據土宇故真加為所尊禮是以江南釋教  
皆出於其總攝遺害甚廣大六經火於嬴秦後世卒  
莫得此全佛氏起於漢明後世終莫得而泯人心好  
尚如此世變亦可知矣書以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謂之總攝者則是江南皆為轄之也吁可勝嘆哉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

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  
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  
遂復會呂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丘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  
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  
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  
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  
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  
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零都秋七月使趙時嘗等分道復

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發明**

春秋惡汲汲之戰至於復讐討賊則汲汲為美是以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蓋

謂莊公能與讐戰故書以與之今元人有猶夏之罪天祥能與之戰意蓋在於復讐討賊故綱目書此與乾時同義是亦與之之意爾不然則是好攻戰樂殺人為事也豈春秋之法哉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及安童以叛元主使

伯顏討平之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眾遇于幹魯惟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會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

**發明**

自壽庚叛逆至是周一載天道亦小變矣世傑方謀舉兵而綱目即以會師討壽庚書之誅亂

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蓋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無有能正之者世傑是舉雖不能成功要之名曰為宋其討賊之意固可暴白於天下故綱目大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元

史之脩既以元氏繼宋故於世傑討壽庚之事往往以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于大義所在反謂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噫必有君子者出而後綱目之義大明於天下矣

**廣義**

壽庚作亂于泉州世傑失策所致也于時非不

欲恭行天討奈以力不能勝故也至是書討者以見不失討賊之義猶為王者之師也

元王績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筆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此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有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得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濟鄒鳳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人貪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追天祥妻子家屬于夔二子死于道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是時天祥敗走諸將皆死得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孟子曰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入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時賞等皆能全節而不偷生以苟免者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焉耳故書皆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之義也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師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

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為闔郡生靈之患元

主原其罪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傅高死之

黃州同卷十三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發明**

朱子曰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德興傳高前書起兵復黃州壽昌軍已可以見其起義之心今而城陷死之又可以見其全節之實是皆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者也其忠不亦大乎故特以全節予之垂訓

冬十月朔日食○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元峻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璘死之

峻都至興化璘閉城拒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璘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發明**

書屠罪其暴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既有土地貴得民心恣行屠戮果何罪乎陳璘閉城拒守城破巷戰力屈被執死得其所苟非忠於王事者能如是哉前書陳文龍死之此書陳璘死之則父子皆能全節矣

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

初塔出令峻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峻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峻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逐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十二月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發明**

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播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潮之淺灣劉深襲之奔於井澳矣帝

居秀山井澳劉深又襲之奔於謝女峽矣自是而遷身都將相饗國洪恩事雖難為亦當昔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才也今而託諭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肯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也哉逃者匹夫之事宜中宰相而效匹夫之事迹逃苟免不亦賤乎故直書逃以著其幸免之罪

免伐緬

物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若三百餘而還

三年

五月帝昺祥興元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為平原

郡公元軍入重慶張珪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中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也速解兒戰扶桑珪元軍從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

**發明**

舍生取義秉彛良心朱子曰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苟免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張珪之守重慶竭其智力戰敗被執自經而死則其既不背君又不辱身二

者得以兩全而無害者矣苟非素以忠義自守而  
確乎不撓者安能全其秉彜之良心哉故書予之  
**廣義** 嗚呼張珏之忠義雖死猶不死也觀此則知賣  
國甘心降虜者雖喬松之壽晉楚之富果何益  
哉

###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  
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  
襲著  
為令

### 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

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  
造雲梯駕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  
日而敗發死之  
唆都屠其民

### 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寔疏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  
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益董之恂  
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  
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 三月元以唆都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比還議二王事宜  
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  
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 都統凌震復廣州○帝遷碭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

### 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  
進兵攻之淵子奔碭洲遂有是命

###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年十一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典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碭州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八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發明**

繼統與創業不同臣前已論之矣五代劉崇僭號不得已而稱之崇雖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高宗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故書帝崩衛王

**廣義**

或曰秀夫當顛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而已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遂失其道哉

**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潛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水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  
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弘範薦李  
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發水陸之師  
一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海  
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未與潭屬  
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  
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良等奉  
宗及餘兵奔恩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  
涯畧地海外遣人招瓊州人執與路以降阿里海涯裂殺  
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路以降阿里海涯裂殺  
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  
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發明** 烈良等心乎宋室起兵往應厓山迄為羯賊所  
殺其志可尚然烈良號召豪傑竭誠王室死不  
易守此君子之所嘉者  
故予以全節而具其官

### 元汰江南冗官

阿合馬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  
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  
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弱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  
林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  
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  
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  
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為  
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  
慰司罷漕運  
司歸行省

###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

有星墜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  
烈為五所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發明** 宋失臨安播越海島星乃天之列宿而無故墜  
隕其變大矣是時帝在厓山正值廣南之地今  
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厓山之覆宋遂亡國綱目舉  
而書之所以戒人君兢兢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欵

**廣義**

或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星隕于廣  
此可見國之興亡匪由于人皆出于天也曰舍  
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合天人而言之則興  
亡之理庶乎可得矣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似乎亡國之徵也唐堯商湯其興也莫之能禦  
焉厥後伊洛竭而夏亡岐山崩而周滅天何不靈於  
堯湯而獨靈於桀與幽厲也由是觀之則人為急天  
為緩人為先天為後故曰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在  
人有裁傾之勢故在天有培覆之機人能勉強自裁  
則天必培之矣苟自傾矣天其不覆之乎孟子所謂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也觀夫汴宋方輿其氣象  
規模煥然一新天不培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蕭索殆盡天不覆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培之道也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覆之道也其興其  
亡雖係于天皆由人耳若揆厥所元而論其君之合  
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此論天人者可賢  
而不可離也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起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  
不許而加官爵天祥殺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道  
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  
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  
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

陵號  
永福

**廣義**

端宗之死愈於徽欽之辱  
其亦亡國未裔之幸焉

冬閏十一月凌震棄廣州遁○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

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  
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  
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  
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

白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  
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  
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  
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 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

揚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  
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裹諸陵骨雜牛馬枯骨為鎮南浮  
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  
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  
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  
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  
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 發明

綱目書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分注言利宋殯  
宮金玉此亦可為厚葬者之戒雖然朱室不競  
而使酋虜禍及山陵豈不深可哀哉然則真加獨無  
罪乎真加利人寶貨暴殄梓宮其罪固無足言者元  
縱之而不禁則其心亦忍矣

卯

### 帝昺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是歲宋亡

### 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

#### 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  
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  
能進退盍先殲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  
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  
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  
一字陣碇海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  
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  
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  
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  
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  
木以拒火舟不蕪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  
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占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  
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  
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弘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  
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  
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搗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渴  
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  
恒自廣州以師來會  
弘範命恒守崖山北

###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

元東川行院耻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  
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問行至成都  
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  
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  
元

###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 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  
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

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  
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為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  
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  
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  
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  
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  
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  
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  
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  
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  
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  
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揚太后始聞帝崩撫膺  
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  
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士豪彊  
之還廣東乃回舟儀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籍集謀入廣  
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  
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亦復立一君今又  
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  
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亟其骨葬潮



君里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於用  
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  
欲自疆以革其弊用年其方馴致勢衰建炎而後土宇  
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  
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  
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  
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發明**

書戰屋山予世傑也書兵潰惜之也凡國滅書  
死之亡國之善詞也以為國雖亡不為無人焉  
耳終綱目書死之七十五而國滅書死之者三周之亡  
也書韓通全之亡也書完顏忽斜虎宋之亡也書陸  
秀夫皆亡國之善詞也然宋亡何以不書於死之之  
下而書於舟覆之下可見世傑不死猶望興復至其  
死而宋遂亡則其倦倦於中國不盡絕人之心為可  
見耳書宋亡何所以紹帝曷於太祖也帝暴北狩宋  
未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揭而書之  
如春秋書梁亡綱目書漢亡同義

**廣義**

臣觀宋之亡之匡山也其死節之臣陸秀夫張  
世傑耳餘不見諸史用當夫張弘範襲崖山之

日世傑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夾勝負遂  
焚行朝結大舶起樓棚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其見可  
謂明矣况拒甥韓之招且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不可移耳其志可謂堅矣至於是不可為乃抽精兵  
入衛又所以見其謀之決也噫見之明志之堅謀之  
然益見其忠之志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  
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  
杵臼能存趙以復讐死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杵臼能存  
復讐死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杵臼能存趙者天也張  
世傑不能存趙者亦天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綱目於世傑雖不書曰死之而大書口世傑復收兵  
至海陵山舟覆而死于以見其欲  
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晉  
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發明**

八思巴雖曰西僧然加以殊禮覲以國師故前  
史皆書曰率師綱目特筆書死何哉彼以夷狄

之民奉夷狄之教固當從夷狄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長亦皆書死况八思巴乃其民乎如唐書胡僧不空死同意

### 秋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傳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傳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後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非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以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代宰相不拜奏使軍前尋彼

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此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此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豈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惟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 發明

王間關嶺表攻城畧地志圖恢復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啖之以肉而天祥不屈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

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夫意祚宋莫  
或撓之則恢復之任舍天祥世傑而誰歸五坡被執  
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  
以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故直  
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其垂訓大矣

###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

元宿衛皆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木木  
華黎赤老温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蕃宿  
衛也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  
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  
衛而累朝幹耳朵怯薛尤  
多國之人費每歲於此

###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

###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三

後學 餘杭 周德蒸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時泰 廣義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  
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凡十五年

辰庚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春正月詔覈阿里海涯所  
俘戶口放為民

時阿里海涯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  
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  
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相  
威檢覈之悉放為民既而御史中丞崔彥亦言其總制  
真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宜罷  
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發明 臯陶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吓威若時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蓋天之立君所以為民臣之事君所以輔治海涯  
攻城畧地俘獲甚眾悉役為奴置吏自治則其於知  
人安民之事有虧矣世祖能知其弊特詔覈之既得  
其實悉放為民則亦庶幾有革故之心而無愧於臣  
民之主者矣綱目特揭而書之  
于冊者所以深加而亟予之也

### 都元帥張弘範卒

武謚獻

**發明**

弘範勤勞王家功施社稷多矣誠可以超卓乎  
諸將之先者今綱目特書爵書卒所以表其忠

勤之績以  
示勸耳

### 三月帝如上都

**發明**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馬不謹後必難制是  
時元都燕京社條馬百官居焉縱使上都乃  
祖宗之地既都于燕則彼當為行在安可復如上都  
乎世祖混一天下則是臣妾億兆師表百僚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當勵精圖治貽  
厥孫謀可也四海甫平即事遊幸事既不能謀之於  
始遂使後世子孫循其故轍習以為常浸淫至於亡  
國而不知悲夫安有天子屢為遊幸而可以君天下  
乎古者天子巡狩固有常規自春秋之時斯  
禮已廢世祖豈巡狩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 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  
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  
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  
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  
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  
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  
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  
也由崑崙南至闊即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  
里赤見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  
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  
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  
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

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廣義**

元人窮其源無益也遷徙不常有大禹施功何自積石

乎始

###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

初安西王既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即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炳往案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峇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鞫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田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為治喪具

**發明**

殺殺無罪也天子在上百官守法黜陟賞罰雖各存司亦當稟命故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琮等忿炳奏其不法私自殺之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亂臣賊子肆其欲而無禁天下其可得而

治乎世祖親自推鞫手刃于市其討賊之意得矣故書誅以正其罪

### 秋七月以郝禎耿仁為左丞

阿合馬貪橫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摺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發明**

君子之知止也夫以四十五十而無聞固之所耻與其苟祿於朝曷若引身而退今衡以疾致仕則庶幾有知止之心焉回視貪位慕祿苟馬無耻者豈不大有逕庭乎既具其官又書致仕蓋予之也

**廣義**

魯齊當世道方隆之時而能以道自處其賢蓋可知矣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其魯齊

乎

###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謚文獻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阿剌罕為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為右丞李庭張瑄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昚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昚行省右丞相

### 癸明

復者已甚之詞所貴乎天子者以其禁暴誅亂而已書稱亂征之言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討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無非去天伐暴之師故曰三代之師若時兩今日本窮荒小

夷初無跋扈如有苗又無息政如羲和何必窮兵黷武較勝於遠夷乎世祖初平天下而志存征伐遂使繼世之君襲為故事稱干戈其禍可勝言哉故不日討而曰擊一以見日本無罪一以譏元之黷武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 十一月行授時曆

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曆止因劉宋之曆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况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汁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圭表為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比二十七所編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群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諡文正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

###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

#### 丞崔斌

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真斌等于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涯取荆胡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 發明

嗚呼世祖之於政刑蓋亦濫矣是時阿合馬專權自恣兇媚虐人無敢發其奸者斌獨明之天下稱快合馬憤怒誣陷抵罪然阿里伯等之死乃出於阿合馬之手綱目隱而書之何耶夫人君廣開四

聰明見萬里今乃使忠貞之臣為奸邪所陷而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世祖安能逃其不遠之責乎噫君子不幸而處斯世不能儉德避難以累上也

###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

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 廣義

分註載世祖論姚竇二公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矣

###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

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若塚之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容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

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熟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挂龍遁走

**發明**

兵起何盜也曷為不曰作亂而以兵起書元故

本為倡亂非純於攘狄與起義者微異矣蠻夷擾邊

不書寇盜賊作亂不書反綱目之外夷狄嚴哉王莽

篡漢悖逆人人可誅故書州郡兵起自沙漠又非王莽

人人可攘故書山東兵起蓋元起自沙漠又非王莽

臣子之比一統天下又非金國竊土之比書法如此

其如中國何蓋胡元之主中華實世道之丁極否故

有能擾而攘之者皆綱目之所予以示中國不臣妾

之也州郡部屬也不曰盜起而曰兵起誠以驟羯之

賊皆得而攘之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汲汲攘狄

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之脩內夏外夷而已自是

而後例皆倣此

巳辛

### 十八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右將諫陽責劉秉

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

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

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

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

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右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

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

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 遣皇太子行邊

有文武才汝母以常人遇之也

### 三月許衡卒

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二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



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特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發明**

綱目之法凡卒而書其官爵者為予詞卒而不

質等以忘讎事賊而削去其官如即當代觀之如張弘範姚  
變法誤國而削去其官如即當代觀之如張弘範姚  
樞庶希憲實默皆書其官爵許衡鳴道北方屢叨顯  
任其於益國利民之事不為少矣然何以不書其官  
爵前致仕既書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則是有官  
之可書至其卒而削之者由其得君頗專而道不能  
行歷事頗久而職不能解况苟仕夷狄不能擇主君  
子亦不得而隱諱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而許衡出  
處之大  
開也

**廣義**

嗚呼魯齊學孔孟者也人謂孔孟之窮臣意魯  
齊之窮又浮于孔孟馬何也蓋孔孟有列國以

高其志下時海內皆元魯齊不遇元主于巷將焉遇  
之觀分注載其語子之言則其不滿厥志可見矣網  
目於其卒而不書其官者以見元不得而臣之也雖  
然吾儒之道昭如日星其行度經次豈無陰靈簿錄

者手魯齊在元亦猶是也以能隱然不絕光彩於陰  
靈簿錄者魯齊善處之力也伯生之論理或然矣

**帝如上都○秋七月阿刺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於海**

**島而還**

阿刺罕既卒詔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  
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  
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  
為歸計日本規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  
殺而奴之未幾  
得還者財三人

**發明**

書卒于軍嘉死事也然何以不書其官象上文

也書棄其師罪諸將也自去冬書擊日本至今  
年秋書棄其師則是玩兵黷武至於經年功既不成  
暴棄師旅其罪可勝言乎雖然棄師者諸將之罪而  
行師者世祖之責王者以天下為度以四海為家  
區區小醜烏足與之爭衡哉直書于冊交罪之也  
**廣義** 日本懸居海心藉使得之不過珍玩而已豈有  
人民賦稅供給其上者邪綱目於大書分注備

載元人敗而還者所  
以志其貪婪之失也

### 括江南戶口稅

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  
錢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發明**

王者以愛民為心愛民以省賦為急苟有恤民  
之心則有恤民之政無恤民之心而有恤民之

政者臣未之聞也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民之常賦國有定規今乃無故而括戶口之稅噫安  
有常賦之外復有所謂戶口之稅者乎斯法一行遺  
害甚大然當是時阿合馬專權自恣利在剝民故其  
所行之政無一而非剝民之事剝民奉君君富而民  
必貧則國又豈可得而常享之哉故直書以著其厲  
罪民之

###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月焚毀道書

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  
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發明**

稽之言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道書乃無  
稽之言弗詢之謀耳皆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者焚而毀之宜也雖然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  
其罔於馬毀之特因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是乃溺  
愛不明未免有一偏之弊爾嗚呼道書既知其偽而  
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嗣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  
道教而貶桑門之說世祖惑於桑門而焚道教之書  
二君皆有一偏之惑非誠於不惑者矣此予而未盡  
予之詞也

### 十二月以雍吉刺帶為右丞相阿合馬為左丞相

### 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

午壬

初納刺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為  
右丞也罕的斤為參政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  
之擊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此何以書擊緬  
無罪也所謂天吏者奉行天命禁暴誅亂不得

已而用兵如春秋子突救衛之類是也今緬海島小夷初無過惡伐之不以為榮不伐不以為辱世祖信刺速丁之言即命加兵於緬烏足謂奉行天命之天吏乎然而不書討者緬固無罪不予其討也

### 帝如上都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

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錠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官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鵬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傳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斧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著

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揮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阿合馬專權自恣病國欺君乃亂臣賊子之鬼桀耳亂臣賊子法所必討考

之元正史皆以誅為文今綱目變文而書殺何也蓋阿合馬罪逆深重固所當誅然王著非能正明討賊而乃矚帝出幸矯制殺之則王著亦不能辭無君之罪此固賊攻賊耳又安可以討賊子之耶况宰相非千戶之可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辟若因合馬之惡不誅王著之心槩以討賊之例子之則是非不明權衡失措而後之報私憤者得以藉口此君子所以懼而綱目所由作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論綱目矣

### 夏四月甕吉刺帶罷以和禮霍孫為右丞相

和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  
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  
自時廢務更新省  
部用人多所推薦

### 陳桂龍來降

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峯未下高興  
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 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

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李羅乃盡  
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若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  
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  
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兒詛時置神坐上又以  
帛二幅畫甲騎圍守懼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  
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  
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  
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  
手獄  
誅之

### 發明

阿合馬誠有罪矣然輔佐世祖十有餘年而尚  
不知其奸既因字羅之言始發憤怒之意而其  
知人之明亦少焉矣剖棺戮屍不亦晚乎雖然世祖  
蓋因陷於不知故耳苟或預知豈容但已回視溺愛  
不明迷而不悟者豈不大相遠哉  
書之于冊亦所以予其能悔也

### 以張雄飛為參知政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  
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嗾之曰誠能殺此  
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  
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  
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  
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救廷臣  
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  
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  
伏  
辜

### 六月朔日食○命唆都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

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使都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  
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唆都  
討之明年正月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  
秃花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  
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  
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  
遂引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俱藍國入貢。

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  
招討使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及黑猿一

遣使括雲南金

定其賦稅  
用金為則

**發明**

不通聲色不值貨利此先王之所以興邦不寶  
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雲南之金地之  
所產世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常奉之外尚有餘積

何胥肩以較利於民間乎昔者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亦未聞定其賦稅而括之  
於民也王者之樂尚欲民同之矧民之  
所產而括之者哉直書曰括深貶之也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掾史有關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  
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吏必通  
吏事吏必知經史者

**廣義**

儒與吏古之一也後世以習尚  
而始有二焉元人此舉失矣

冬十月復以耶律鑄為左丞相。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

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  
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  
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衆而不違親  
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策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策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營從其請遂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傳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六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趙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會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通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

向正至死靡悔廬陵杜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孀玉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也論

發明

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予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未觀之是故書起兵勤王所以嘉其狗國也書救常州所以嘉其急君也書伯顏執天祥所以嘉其不屈也書亡入真州所以嘉其避難也書天祥至自温州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于汀州所以嘉其援難也書誅吳浚所以嘉其討罪也書復梅州敗元軍所

以嘉其敵讐也書汝復出麗江浦所以嘉其不撓也書襲執于五坡所以嘉其忠事也書至燕不屈所以嘉其守義也然則天祥始終為宋未嘗少渝今而懷慨殺身猶人所難誠無愧於古人成仁取義之心矣雖然天祥忠宋禮所當然世祖殺之則為悖義苟因天祥不屈赦之自便正所以勸為臣之不忠者必欲殺之謂如何耶噫當時俛首事元者是必有所愧矣書殺而不去其官既以予天祥之全義又以譏世祖之悖義也

**廣義** 書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者成其志也

以扎散為平章政事○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日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讀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發明** 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足以換其意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劉因銳志古道不求聞達可謂知性分而不知勢分者已迨夫徵聘而起母老辭歸則其篤於天性之恩為何哉故書辭歸以深予

**廣義** 觀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確矣非其見道之明孰能如是哉及其歸也一無所受又足以見其清風高節矣嗚呼因吾無間然矣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或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

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網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 始海運

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備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來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在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 二十年春正月立弘吉刺氏為皇后

時帝春秋高后頗頽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轍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彥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也

### 發明

王者為治當使民各得其所而相生相養於不

宋



識不知之天非如霸者但補其罅漏而已三路旱災  
黎民塗炭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山  
東租賦一舉而聽言卹民之事皆在其中是亦可謂  
有志於斯世斯民者矣豈不無愧於民之父母乎大  
書特書深予之也

### 三月帝如上都○廣州兵起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方等擁眾萬餘稱羅平  
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 復命高麗王暎及阿荅海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暎及阿荅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  
百餘艘民不勝厭若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  
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昂吉兒  
亦以為言皆不從

**發明**

魏相曰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  
入其地臣愚以為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左右

不憂此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帝自混一以  
來征日本之師兩見綱目前既征之無功棄師海島  
今復發兵征之是亦不可已乎以萬乘之君較勝負  
於小醜豈不深可耻哉故書以著其失

### 夏四月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夤緣為害耶律鑄請令太郡  
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彧言罷之

### 六月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  
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  
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惟取  
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  
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發明**

罷採民間女子所以明其革弊增給官吏俸所  
以著其養廉皆當時之善政也故特揭而書之

**廣義**

昔者元魏無仕者之祿即孟子所謂無百官有司之貊道也世祖能增給官吏之俸可謂用夏變夷者為書之於冊蓋有取矣

**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

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曲里吉思宣慰使李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冬十月帝還大都○耶律鑄有罪免○建寧路總管黃華**

**叛討殺之**

華聚衆十萬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時象山縣民尤宗等亦聚衆萬餘抄掠海上尋就哈刺帶招降之海道以寧

**發明**

元自混一以來凡作亂者皆書兵起此獨書叛何誅亂討逆也黃華為元臣子又非民無官守

者之比以臣而叛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以夷狄之故不正亂賊之非則將按迹於天下而縱橫難禁矣何以謂之綱目也哉故書叛以正其惡於前書討以正其罪於後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權衡之法矣

**十一月相答吾兒等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諸王相答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緬江頭城破之遂遣使招諭其王不應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復進軍拔之初金齒諸夷欲降制於緬不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來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發明**

朱子有曰人臣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尊士為賢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尊號之禮古所未聞一盛於漢唐再盛於宋元然卒因而革者良由人

甲申

君以是為自矜之意人臣以是為逢迎之心耳蓋天子乘六龍以御天居九重而疑命臣妾億兆表正萬邦此自然之尊無可擬者何必上其尊號乎昔虞廷賡歌君臣相得然未聞有尊號之上也是時天下又寧民安物阜然則尊號之上否奚益於事哉直書于冊君臣交拜之也

###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

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物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及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薄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

###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 三月帝如上都○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擊占

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封子脫歡為鎮南王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 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京師地震

**發明**

商道之興在乎嚴恭寅畏周德之盛在乎風興夜寐災異雖出於天而弭之則在乎君是時世祖春秋寢高皇右專政於內兵戈倥偬於外人事甫盛天變隨形而京師之中地乃震焉世祖苟能知此革弊政脩厥德以弭既來之天變則庶乎其可也惜其視為泛常忽不之懼殊未見其脩省之實豈不深哉

### 冬十一月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為右丞相

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竝參知政

事

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推茶運使以罪廢  
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  
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  
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為右丞  
相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北  
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潛其嘗受海都官爵  
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  
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  
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  
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  
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  
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遠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  
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  
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為燕  
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  
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  
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  
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  
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  
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  
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發明

朱子曰人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紘陳京

者邪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周率而根搖斃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  
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  
其終為害也意小人之計中矣世榮鈔法害民益甚世  
主從之則墮小人之計中矣世榮鈔法害民益甚世  
祖不察是否詔特舉行崔彧極言其碍并斥世榮世  
祖何為怒而罷之良由其一心之偏雖百正不能入  
是以人君當防患於未然也綱目據事直書不再貶  
而其義自見

**廣義** 昔先正司馬公嘗曰民不益賦而用饒安有此

澤夏澇則秋旱所謂不益賦而用饒者不過陰設法

卒以敗誅其為興利者之鑒昭矣

###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  
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  
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  
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  
儒吏陰陽鑿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  
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發明** 得真才圖至治莫大乎科舉之法雖古之所謂  
賢良方正不是過也既能詔議即當速行抑何

害理而行之不決乎此蓋雖有求賢之名而無求賢  
之實元之所以終於元而能復古昔之盛也噫觀  
科舉之法不行足可以占時事之隆替矣書不果行深惜之也

### 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陳日烜分兵拒之

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  
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土

**廣義** 安南僻處遐陬隱于崇山峻嶺之間恃險負固  
欲其入朝而終不肯朝欲其臣服而終不肯服

雖欲屢與師旅徒損國威果何益哉然當軍次其  
國之日而被其抗拒則元人用兵之失蓋可見矣

###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發明** 有宋亡國久矣然綱目猶倦倦不已故前書元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此書宋太皇

太后謝氏卒于燕皆以因事起義使後人思之為立  
國不競夷狄共功者之戒爾其旨深哉與五代書故  
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同意

酉乙

### 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

盧世宗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  
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

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是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 以阿必失合為平章政事○二月立規措所

以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船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為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

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 廣義

漢武帝有桑弘羊之興利則曰平準法宋神宗有王安石之興利則曰規措所自古興利之臣無不巧立名色以廢削其民也國本搖于此矣雖然為是計者雖其臣之所尚亦惟上之所好然也使上之所好不在是焉則是臣之計抑何自而售邪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 帝如上都○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宜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復以甕吉刺帶為左丞相。夏五月，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

脫歡乘間縛柁為橋，渡富良江。此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

**發明**

日烜假道不從，分兵拒命，固有罪矣。然曷為不非王者以大字小之意矣。安南拒之，豈不得其宜乎。唆都、李恒皆死於王事，然曷為不書死之而書戰死。蓋當國家厄難之時，人臣有守其城邑而死，者有不屈於賊而死者，有援難而死，者，則死得其正。嘉其向義，故以死之書予全節也。唆都、李恒雖死於王事，然皆非義之戰，與邀功生事者，何以異。故不以全節予之。而書戰死，所以深貶之也。綱目貴義不貴功之意，可見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廬世榮伏誅。**

世榮居書數月，特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詎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扶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俊，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欽法，如舊欽令，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亦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後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剗其肉，以食鷹獒。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日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掠之。

**發明**

世祖去二興利之臣，善法各不同。阿合馬書益都千戶王著殺于闕下，廬世榮書伏誅。蓋世祖

納陳天祥之言親鞠世祭數其罪而戮之故綱目亦  
得正其誅也雖然世祖既知奸臣之弊屢煩處置今  
既勦除元惡盡亦深杜小人進然後盡收權柄歸  
於中書庶幾屏絕禍根今則不然未幾復用桑哥以  
襲世祭之職遂使小人因仍自若訖為元室  
不救之禍豈不深可嘆哉豈不深可惜哉  
**庸義** 世祭專橫罪不容誅然而世祖竟抵其罪而不  
疑者亦足以見其明決也書曰去邪勿疑世祖  
此然契十焉

### 十二月太子真金卒

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  
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  
父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  
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  
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  
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  
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  
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

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  
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  
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  
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  
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  
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答郎古阿  
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  
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  
大夫及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  
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  
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  
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 發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  
謂遠也已矣世祖君德不剛僅有一子乃以浸

潤之譖遂加疑貳雖類丞相力諫其意未解故太子  
實憂卒而綱目止書其卒者所以著世祖昏蔽之失  
雖其子之死且不能明若其自以病卒然爾嗚呼儲  
貳之重宗祧所係近在宮廷之內而駿昧若此則四  
海之廣匹庶之賤欲望其幽在畢達蓋亦憂憂乎其  
難矣宜乎書法如此以譏其不明也與唐書太子承



卒義亦相似焉  
讀者宜並觀之

### 以哈刺哈孫為大宗正

哈刺哈孫由掌宿衛拜六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  
獄吏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  
千里欲選制其刑獄  
得無冤乎事遂止

### 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發明**

是時江南雖平然征伐四夷黎民嗟怨此正革  
故鼎新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世祖  
上不敬天下不庇于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  
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如唐書置建道場三殿同

###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荅海洪系立等再擊日本教各  
慶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  
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歛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  
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後不息安危所係近

丙戌

用凌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  
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  
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  
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涯

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  
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  
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  
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

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胡  
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  
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  
以應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

**發明**

盜賊蜂起天下洶洶帝既罷征日本而復舉兵  
安南何義之有茲因劉宣之言而  
乃寢其前詔可謂能知悔悟者矣

###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罷驚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筭錢穀甚急驚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  
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

賢才安可齷  
邪遂奏罷之

###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論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廣義**

文海薦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春秋於父兄之讐則曰不共戴天今宋與元正不共戴

天之讐也孟頫仕元其無耻孰甚焉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若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足取

### 帝如上都○夏四月遣湖廣右丞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 六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時遣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為平章政事及脫脫忽參知政事帝曰要東木鈞小人專朕方五年授一理筭之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鄉所進擬令人取之而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入廟言要東木鈞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鈞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東木鈞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東木連姘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係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向阿里海牙與要東木互請鈞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東木所發宜從其言行之既而要東木遂藉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

**發明**

嗚呼君子之與小人誠不可以並立也要東木鈞考錢穀恣為貪暴其罪已甚天祥奉命鈞考

即劾其姦東木與桑哥連姘朋邪合計羅織抵罪即下于獄蓋天祥乃世祖親遺而竟不能察其誣妄恣其蒙蔽則世祖亦可謂寄生之君矣安有明君在上而奸究之徒詎敢肆其惡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抑觀要東木之鈞考錢穀即世榮之與利也且世祖素知其為小人而耻覽中書之擬天祥

又嘗論誅盧世榮者也今則顛倒是非反下天祥于獄者何蓋寵近習杜忠良胡虜之志也嗚呼胡運無百年厥有由矣

### 秋七月免左丞相竇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

總制院使桑哥瞻巴國師弟子也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竇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發明**

書免左丞相竇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文無異詞然以分注考之乃當時惑於桑哥之誣

奏耳夫世祖尊臨大寶刑賞有歸然一聞桑哥之語則相繼罷黜而是否真偽皆不之辨此以是而免刺帶等後以是而害楊居寬等小人之烈如火益熱何其蔽於人欲之甚耶且帝以明敏之資若非可以推奪者然而不明之失每見於此則亦以其智識不高器量褊迫故常有是非不明之心由是小人用事權柄下移此帝之所以自惑而不可解者也識者以是觀之則得之矣

###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此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 置洪澤芍陂屯田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 九月海外諸番入貢

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項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  
馬蘭丹曰那那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關亦曰蘇木  
都刺等凡十國因揚庭壁  
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

### 冬十月帝還大都。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  
處後民二十餘萬塞之

#### 發明

河決者陰戾之氣激之而然是時金革彌興小  
人用事小人者陰之類戾氣者兵之徵其應豈  
不深切而著明乎元之君臣視為泛常殊未見其憂  
勤之實天變之生豈虛妄哉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  
之得失則可以知  
君子筆削之意矣

亥丁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之陳  
日烜棄城走

時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  
南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

其境安南王日  
烜棄城走于海

### 一月以麥朮督丁為平章政事

初麥朮督丁為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  
其行已廉潔起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

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  
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  
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  
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 廣義

抑觀桑哥與利專橫其即盧世榮之故習也世  
榮既已伏誅桑哥復蹈覆轍其愚固不足言矣  
夫何世祖復助桑哥之惡枉殺忠正之臣書  
曰崇信奸回虐害忠良其元世祖之謂乎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總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負遂以有尚為祭酒

**發明**

自昔天子王官國都莫不有學蓋所以明人倫而育賢才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立名立意雖別而養士之義實同元興太宗設總教之官逮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學舍未建師生寓居則是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矣至世祖而始舉行之可謂自我作古不亦善乎故書初者以見元世未嘗舉行至世祖而始行之也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鈞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帝如上都○三月行至元鈔**

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元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入慚而止

**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

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帖木兒將蒙占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八月帝還上都

冬十月朔日食。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揚居寬十一月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

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揚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鈔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

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伏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鈎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發明** 天下之事必有扭而為之者世祖之於小人失

之耳向使世祖能窮治盧世榮之黨聲其大罪於天下芟夷翦滅靡有子遺則小人亦必知所畏忌而妨賢病國不復作矣惟世祖一失其機故正人不免其禍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於欺蔽之漸爾不然郭佑等止以辭錢穀之非何至於遇禍若是之酷哉識者自可察之耳

左丞相阿朮卒

時受命西征至哈刺  
霍州卒追封河南王

**發明**

元宰相之卒自混一以來更歷八年之間至阿朮而始具其官亦可以知其選矣觀者試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帝畋于近郊

**發明**

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武昭孫謀以燕翼子前人  
之所作為後人之所則效也世祖混一九年春  
秋鼎盛從獸無厭流連荒亡順帝則而象之惟事畋  
遊殆無虛日正言寢蹀卒之四海鼎沸元祚益微此  
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四三  
年者也綱目且書帝畋于近郊其視世祖荒縱殆又  
甚之傳世九  
十非不幸也

二月毀宋故宫為佛寺

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  
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淨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

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  
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且徐  
從之不

**發明**

書毀宋故宫以見不當毀也毀為佛寺則其失  
尤甚焉世祖昏荒不道獨有崇信釋氏乃曲盡  
其誠使其移此親君子斥小人則安有病民之禍哉  
綱目上書畋于近郊下書毀宋故宫為佛寺則其荒  
亡崇異之志彰彰明矣安有萬乘之君臣民仰  
戴而乃施為措置有如是哉書以譏之宜也

二月帝還宮遂如上都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  
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  
汝豈漢人比邪  
制宜鄭子昂也

脫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來謝罪

脫歡復遣兵追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  
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

子戊

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守兵東開遇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暴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皆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焉

###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君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闊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瓊

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發明**

時宋已亡而猶書宋爵者嘉其不忘故主也書辭不至予其守義也觀其所上之書則忠宋之心可見矣曰視當時俛首事虜者豈不風馬牛之弗及哉若枋得者不可謂之非仁者之勇焉耳

**廣義**

觀枋得遺夢炎書則知夢炎自己失節固為可耻又教人失節耶迹其所為曾犬彘之不若也且以枋得食宋之祿尚耻臣二姓若彼宋宗室趙孟頫者抑不知其有人心乎否也

### 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暉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微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肅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



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已往卿母以為慮也

**發明** 世宗崇信奸邪流毒海內故妖氣乘之書江南兵起所以示儆之意而亦不知悟也其及宜矣

### 詔皇孫鐵木耳行邊

乃願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 五月河決汴梁

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 秋九月帝還大都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遺失臺臣皆憚

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謚忠憲

**發明** 自設未有不書故者不言故無故也無故者必

有任其咎者矣是時忙兀帶悍戾縱恣畏宣糾劾羅織其罪逮獄治之帝誠何心哉劉宣屈抑弗克一伸積忿于已自剄舟中則其不得已之意蓋可見矣書自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廣義** 孔子曰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蓋言當仕有何所之然君子生當暴悍之世其亦不幸之甚焉將然則何為而可曰必守道如劉因識時變通如姚樞

廣明 然則何為而可曰必守道如劉因識時變通如姚樞

實默許衡而後可宣  
之自殺君子惜焉

###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鈞考諸路錢穀

初桑哥摘委六部鈞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  
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  
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  
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  
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  
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  
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  
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  
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  
書省鈞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  
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  
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  
怒留京師不遣奏請  
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 發明

朱子曰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  
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

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恃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  
耳是時桑哥用事以利惑君前書檢覈中書錢穀此  
書鈞考諸路錢穀則內外均蒙其害為可見矣噫國  
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心傷其本而挫其心欲求天  
下之治豈不憂乎其難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廣義**奸臣與利之計如出一律前有盧世榮立規措  
榮者以其造惡之同也後之欲言  
利以固寵者當以世榮桑哥為戒

### 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吐蕃

### 發明

世祖之使趙鼎學佛之為世祖使皆非義也夫  
以佛本夷狄之教而不可以往學鼎本宋室之  
帝而不可以往使鼎國亡而不能死於杜稷其罪已  
甚今乃為之使於夷狄苟焉無耻豈不深可惜哉據  
事直書交  
照之也

### 十一月立桑哥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諛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  
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許也碑  
成樹之省前題曰  
王公輔政之碑

**發明**

朱子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  
仁者惟利是圖故損身賈禍以崇貨也上不好

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  
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世祖

惑於桑哥與利之計溺愛不明詔立碑記是時天下  
騷然江淮尤甚帝不之悟而誇耀其功嗚呼功歸奸

宥怨歛黎民當時之民抑何為而不幸耶故書  
立桑哥輔政碑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書曰立桑哥輔政碑  
則知元人之政衰矣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祗適王惲審詹等十餘人為按  
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會桑哥當  
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  
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

夫亦不各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  
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節國所上盜

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征暴斂至此御史  
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

桑哥愈恨之曰撫拾臺事諸於帝言文用懇傲沮法  
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己丑**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項城縣安山西南由壽  
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  
百五十餘里中建牌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發明**

欲格乎天心先得乎民心天心不格則災異見  
夫民心不得則怨與矣是則天心之與民心

有感必應捷於影響未始不有感而無應者也地乃  
陰道而小人之微是時桑哥專政小人盈朝而地震

之應必美元之君臣未聞有恐懼省之心而乃無  
故役衆以開長河意民者邦之本既聚斂以漁其財

後勞役以獵其力天下雖大其如困疲何哉故上書  
地震下書開會通河則其不重天變之意彰明矣

二月帝如上都。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

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以伯蒼兒為中書平章政事。三月朔日食。夏四月福

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有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此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四月旬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涪州枋得天資嚴厉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一不動其中物枋得之以植世教立民彛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勤其中物枋得之此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發明**

枋得之死或不死為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

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傳浪豫讓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伸乎迨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慈親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書徵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執者恃勢強迫之辭執之至燕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耻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上於世又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故綱目始終以宋字加之一以予其不忘故主一

以見其元不能屈也今君子特筆  
起義而以全節予之垂訓大矣

**廣義**

於地其為人所賢不肖何如耶然則一以忍耻偷  
生於當時一以舍生取義於千古君子  
不幸而有延蹇之遇合當注渭於斯云

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  
以為兵

五月以忻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為中

書參知政事○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  
間脫歸初海都至杭海晉王甘麻刺率衆與戰失利被  
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土  
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  
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閏月帝還

大都○十二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  
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發明**

括不宜括也凡綱目之所書皆經世之大訓括  
馬何以書其虛內事外也昔漢武帝征伐四  
夷海內虛耗綱目書其筭商車買爵造皮幣之類於  
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曰詔括馬則邊助  
不足充滿之意又  
自不言可知矣

以白紵矩為尚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紵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  
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桑哥以開權為尚  
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借宋宗室至京師既而  
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  
率必致人心搖  
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發明**

前書毀宋故宮為佛寺則見其以先王之宮毀棄作一無義也書幸大聖壽萬安寺則見其以萬乘之尊屈已入一僧刹也夫佛老寂滅之教兩宋之君未聞崇尚姑即世祖以來觀之其效蓋可觀矣使其果可尊而敬之則唐憲之迎佛骨武宗之受法錄宣宗亦受法錄懿宗幸安國寺又遣使迎佛骨豈不勝於世祖大聖壽萬安佛寺乎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廣義**

佛教豈治天下之具耶現此則知胡元之御世如挽舟於陸惟車於水耳又焉往而得其可哉世降至此愛之極矣

庚

二十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河北十七郡蝗○秋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屋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愛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寺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頫下詔蠲除庶幾天災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救天下民賴稍蘇

**發明**

災異非所以惡君乃所以愛君也世祖混一以歛天下雷政之與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災異之見未有多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不亦甚乎詩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滴婦然則其民遭亂靡不效此詩之歌詠也是時河北十七郡同日大皇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下書大水則民災之極德之虧小人之盛為可見矣世祖不能膏查故弊而乃僅赦

天下豈足以為弭變之道哉若世祖者未可謂之善治國也意

### 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制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等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湖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 安童罷

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 發明

宋徽宣和四年戶部獻戶二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六

八十四至是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自宣和壬寅至至元庚寅一百六十餘年較之宣和不能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故易曰日盈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然則亂離之禍可勝言哉世祖方以豐亨豫大之驕自持而無一毫勤卹民隱之心天下生靈能幾何耶是以後之人君不可不知恐懼耳

###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葉李以罪免

卯辛

天下以桑哥鈎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寺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遼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

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謂國家計耳苟畏  
 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  
 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  
 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  
 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  
 哥辭屈帝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臺省相與辯駁之桑  
 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  
 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  
 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  
 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願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上無所匡正亦  
 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李正李淦上言葉李本  
 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卒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  
 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鈎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  
 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奉  
 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  
 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  
 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廣義**

世祖既任世榮又任桑哥信有罪矣然能因徹  
 聖以免桑哥又其從諫之美也不察乎此則胡

運之傾宣待惠宗  
 之世而後見哉

**二月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  
 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  
 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  
 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  
 竊視者罪之

**發明**

世祖自用桑哥等以經理天下之財置徵理司

言而敢怒者也世祖一旦惕然寤悟免桑哥等罷徵  
 理司而天下為之一快不亦美乎語曰過則勿憚改  
 又日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使漢武不有輪臺之悔世  
 祖不有徵理之憂則其不為秦政項籍者幾希矣故  
 書以罪免一以見桑哥之惡一以  
 見世祖之明也其義豈不明切哉

**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  
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  
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  
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  
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  
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  
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  
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  
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  
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廣義**世祖去桑哥而用完澤不忽木深得親賢遠佞  
之禮使其事事皆然雖中原英主何以過之直  
書于冊其美可知

### 帝如上都 ○三月陪桑哥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李士閻復撰文  
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 夏五月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

楊璉真加祭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據取金寶珠玉無  
筭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  
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  
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  
以謝天下帝不聽命  
釋之給還其所籍

**祭明**

有罪必刑有功必賞此善治國者之大閑也真  
加貪婪無厭穢德彰聞其罪甚矣既逮下獄何  
釋不誅此蓋姑息之心勝耳世祖於一西僧敬之如  
神明而親之如手足抑不知何益於國何利於民乎  
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  
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廣義**

劉因以道自尊世祖能  
遂其志可謂兩得矣

### 下桑哥獄逮其黨要東木誅之

崔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  
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朕削百  
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  
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東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  
逮至京師籍其家資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  
繫要東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東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  
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  
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  
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東木  
悉掩有之使至未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  
卒無所擾既見鈞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  
即自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未州  
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  
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頒行至元新格

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  
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  
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 秋七月桑哥伏誅

**發明** 桑哥手以傾險儉邪專擅朝政世祖因之擢用  
既乃桑驚悖逆邀功生利惟其所欲無不如意

至是亦不能免此固罪盈惡積之報也夫小人在元  
更起迭仆一皆聽其所為未有能正其罪者今桑哥  
獨以伏誅書之于冊若足少伸元人不平之氣然能  
誅之於見免之後而不能誅之於未免之前則其威  
令不振固自若也雖然桑哥本以下之于獄而乃殺  
之爾綱目直書其伏誅者既以正桑哥之罪又以明  
當時小人病國虐民者皆當如此

**廣義** 自古興利之徒難乎免於誅戮此卜  
式所以欲烹弘羊也豈直桑哥哉

### 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  
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以咱喜魯為平章政事○遣使招諭瑠末

留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  
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兵志斗自言熟  
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  
撫使既鑑兵部負外郎志斗禮部負外郎往招諭之明  
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志斗嘗斥祥誕妄要  
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以雪雪的斥為平章政事○遣禮部尚書張立道

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  
燁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結之寧不震懼  
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  
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  
朝

十二月蠲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  
凡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為名七十有餘一切未  
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  
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  
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

免朝  
賀

發明

日食三朝國之大變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蘇氏以為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  
是亂亡之兆也今而於建寅歲首之月而日食遽形  
則天變之昭然詎不可信乎是時唐政甫除工役未  
息民之怨懟之氣猶未盡消也觀天變而驗人心其  
義蓋可見矣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辰壬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  
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  
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牌以時蓄洩帝稱善  
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  
倡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斲木人服其識逾年  
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  
積水潭見舳艦蔽水  
大悅賜名曰通惠

**發明**

嗚呼開通惠河至是兩見綱目矣時天下洶洶  
斯民塗炭正收人心以迓續天命之時而乃恣  
行無益以勞其民乎詩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此言役使之不均也世祖  
之開惠河後民力其不在茲乎上書日食下書開  
通惠河則世祖以天變為失常而不省責可見矣

###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群盜  
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 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

### 兵擊瓜哇

初右丞孟淇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亦黑迷  
失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土為鄰境葛郎  
國所殺其婿士罕必閣耶迎弼求採弼等遂并取葛郎  
國王以歸既而士罕必閣耶復叛弼等刀戰却之得還  
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直五十餘萬帝以  
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繼士罕必閣耶之罪弼與亦黑迷  
失沒家貲三之一唯  
興以不與議得免

**發明**

世祖混一以來災異迭見而不悟天下怨恨而  
不知土木之役繼興征伐之勞復作民不堪命  
國如何哉特書  
曰擊深貶之也

### 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

初桑哥既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  
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為不法理筭江南錢穀  
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  
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大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

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伴誅之

### 麥木督丁罷以鐵哥刺真並為平章政事

麥木督丁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父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鐵哥初為司農赤達魯花赤從獵百查兒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有與上殿

### 帝如上都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料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通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 發明

綱目凡書處士不應召者則書不至不拜官者則書不受今恭懿既辭不至及乃書徵集賢學士若真到關受職然者蓋恭懿今雖不起於至元初與許衡被召起而受職則是不居學士之官實任學士之職矣書法如此恭懿雖欲辭其名不可得矣

### 廣義

于時以道自高者劉因恭懿也二賢之外無聞焉

### 夏六月兩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 閏月廣西上思州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為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尋敗走入交州

###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燭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諛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燭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燭懼卒不至

### 秋八月帝還大都○罷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致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賦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為言亦詔罷之

### 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時以立道既還日燭不至復遣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發明**

世祖汲汲於安南屢伐不勝屢徵不朝則亦已矣今何必復使徵之手昔者先王脩德執玉帛者萬國舞干羽于兩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未聞徵之入朝也縱使其王畏懼率衆入朝又烏足為天下之壯觀乎前書遣張立道徵之入朝此書遣梁曾等徵之入朝然卒未聞其王入朝者豈不大為中國之辱哉一書再書深貶之也

###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其麻刺為晉王鎮北邊

其麻刺太子真金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幹耳朵之地幹耳朵猶華言官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息民賴以安

###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

伯顏兵至阿憐忽突崩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胡里鐵木兒僅以身

走伯顏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  
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發明**

書叛者所以正諸王悖逆之罪也諸王乃元室  
其惡可勝言乎故特書曰討所以予  
其討有罪也其垂訓後世也嚴矣

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私範子也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密副使  
王昔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  
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  
矣而可吝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童卒○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  
遺至是始用崔或言置之

汰冗官

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  
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二月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為江浙行省左丞

尋以江南民怨楊  
璉真加不已罷之

**發明**

凡拜官則書以某為某官恒詞也今必書以楊  
璉真加子暗普為江浙行省左丞者所以明其  
不當任之也且真加遺害浙民怨入骨髓况其子不  
學無術左丞之任安可加乎此世祖溺愛不明知有  
暗普而不知有公議  
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僧之有子固已為異官以僧子不亦異乎  
書之于冊所以誌胡元殺麥不分之甚也

帝如上都○三月括諸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群臣議所以為備從樞  
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劉因卒

延祐中  
謚文靖

巴癸

廣義

綱目於劉因卒紀其時而月之者高其節也不

衛本  
例同

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王昔帖木兒

代之

時有諧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  
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  
王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王昔帖木  
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王昔帖木兒曰  
公姑止待我前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  
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  
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汝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  
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詎執其咎諸將曰請  
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敗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  
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  
顏舉所酌酒曰可慎  
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

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  
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  
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  
一體各力戰功恥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  
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  
兒潛奏劾之至是以為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後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燁欲迎詔自旁門入  
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風之入朝日燁不  
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燁辯論書帝  
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  
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  
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曾  
所辨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說曾受安南賂  
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  
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燁終不入  
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



整兵聚糧  
復議伐之

**發明**

安南未嘗書伐此書伐何屢遺詔命跋扈不恭不為無罪也故書法以見其兵出有名則非窮兵黷武之比矣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彗出紫微垣

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發明**

嚴恭寅畏商道由此而大興夙興夜寐周德由此而益盛是故災異之應未始不為人為之感

而後生者所以人君當謹其欲而勿肆非徒索之於渺茫也是冬書彗出紫微垣不踰年而世祖崩此又天變之明且切者在乎人君脩為何如耳綱目書此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是以君子不可不知警也

**廣義**

觀不忽木告世祖之言則知其中之所有者多矣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不忽木亦一胡族耳孰知其為人豪也哉

赦○十一月以伯顏為平章政事

伯顏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也

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甲午

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帝祭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

以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  
政而士無謗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  
將永保萬邦比隆二  
代無乃未之思乎

### 葬起輦谷

谷在漠北不加築為陵  
諸帝皆從葬於是云

### 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

時水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  
以告或召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妃以  
編示群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  
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  
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 廣義

傳國璽者五代唐主從珂携之登玄武樓自焚  
死于時璽已無矣後之得國者各自製焉此曰  
偽得之也

### 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

鐵木耳南還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  
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  
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侯而不言伯顏亦  
握劍立殿陛宣揚領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  
諸王皆股栗趨殿下  
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神器不可一日有曠是故  
宮車晏駕嗣君即位為此故也世祖自正月書  
廟至是踰四月而始書皇孫即位于上都則  
其輕褻宗社曠月無君元之業亦岌岌矣

###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  
于府為隆福宮

### 五月以玉昔帖木兒為太師伯顏為太傅月赤察兒為太

保○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六月朔日食○復以帖

木兒為平章政事。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特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發明**

書宋使臣家鉉翁一以予其不忘故國一以予其不辱夫君命也鉉翁自德祐二年使元當時同使者有賈餘慶劉昂吳堅諸人或物故或歸降此獨書遣鉉翁則其予之之意蓋可見矣直書于冊交予之也

**廣義**

君子觀鉉翁之高致則趙孟頫合亦慙愧于地下矣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不忽木罷為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不忽木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存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營

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廉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天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寶纘出宮門釋之天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時伯顏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為參知政事伯顏察兒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急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系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年執員允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伯顏察兒平章政事伯顏弟也伯顏曰臣切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

廣義

分注載何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允政出多門轉相猜忌斯言也何其切中時病耶惜乎元人不足以語此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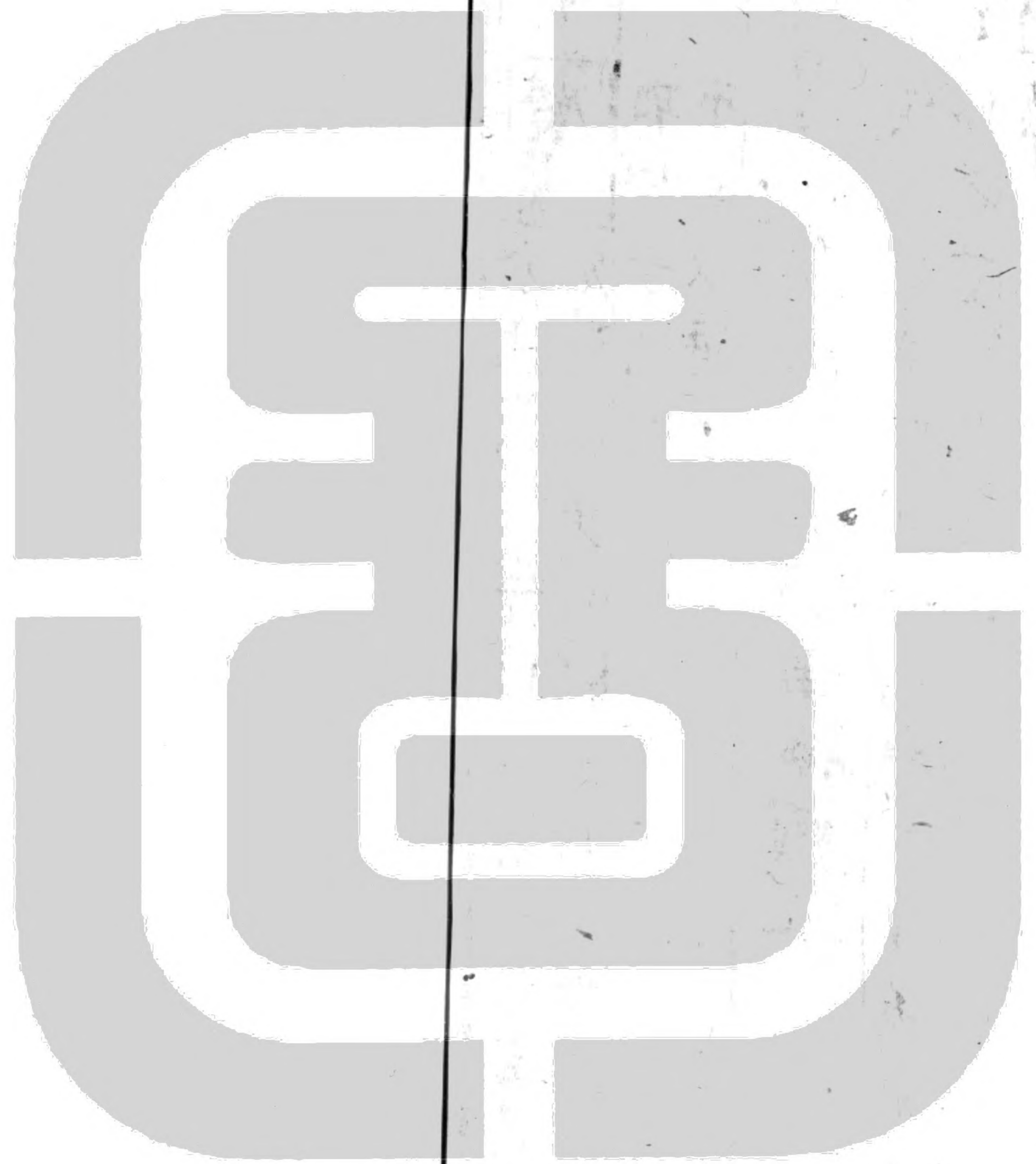
伯顏深沈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發明

伯顏善將大兵不嗜妄殺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自宋曹彬以後一人而已綱目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禁侵擾農桑者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三



糸...

...

...

